

# 由翻好友家院墙引发的后续

因为想了解福茂cp认识的过程,去看了一些【艾迪亚曾经在此】的访谈,无意间被送到一个大老王的个人访谈,讲年轻时搞团的岁月,理所当然的有讲到鱼鱼,鱼鱼翻墙这个故事突然又被讲起,突然觉得应该激情造个谣~

“我妈说昨天隔壁邻居又来告状了,你就不能等我回来吗”

“我怎么知道你下夜班要多久,等下弄太晚了回家,我怕我父亲会担心啦”

“那你就不怕我妈会担心哦,搞的我每次要解释半天”

“安啦,反正伯母好讲话”

说归说,每次庾澄庆来找王治平,在房檐下叫他名字三次没响应,一定是转身就去翻后墙,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居然两下就给他越过,飞檐走壁的姿势十分标准,加上他皮肤白骨架小动作灵巧,看不清的人们还以为是一只白猫掠过屋檐,最多也只是低头感叹:这年头家养小猫也如此顽皮,便继续低头做手里的事。

改变也是有的,庾澄庆决定这次上墙的时候把棒球帽的帽檐压得更低一点,就算被警觉度超好的王家某位邻居看到,人家也不知道是谁,他觉得自己可真是很聪明。

【永和,某私宅聚集的巷内】

“又迟到”,庾澄庆毫无愧意的从墙上一跃而下,拍拍身上的墙灰,他想到这家伙虽然毫无守时观念,卧室又总是乱得难以下脚,可是他那里乐器超全的啊,房子回声又好,弄的他觉得自己的声音都好听了不少;有道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起码比什么图书馆楼梯间好得多,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录完再说。

探头看了看,王妈妈在厨房聚精会神忙着什么,眼皮儿都没抬一下,好机会,趁着长辈没注意,他一个闪身蹿上楼梯,掂着脚尖轻轻的滑入朋友的卧室,一丁点声儿都没出。

不知道要等多久朋友才能回来,他决定不要浪费时间,自己先开练,把地面上乱七八糟的唱片丢到一边,把架子鼓键盘一字排开,拿着自己常用的那把山寨的吉布森吉他,正准备弹第一个和弦的时候,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配唱词谱怎么不见啦?

自己一笔一划抄下来的,没有词谱要怎么练歌哦?想起老友说“我有好好收着啦你放心~”那个讨厌的样子,这种人讲话水分是有多大,好好收着的结果就是找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

本来就很不整齐的房被他没有章法的翻遍了所有目所能及的地方之后,显得更乱了;一堆唱片和未叠好的毯子在沙发上卷在一起,好几个没洗的马克杯和方便茶包堆在茶几上,收藏的吉他谱散开了装帧一页一页的散落在地上,只有一人多高的书架,暂时还没有被荼毒彻底。

看到还算整洁的书架高层搁架,他找来2个装安普的箱子叠在一起,歪歪扭扭的爬了上去,扶着书架用力一抽……

划拉~~~一阵噗噗通通声伴随着一堆书砸了下来,他下意识的捂着头跳到一边。

世界归于平静，书架上全算是被一次清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杂志散落在地摊上，掀开了内页。

随便扫一眼，他心下估计好友当罗宾汉环游五大洋那年，攒下来不少杀时间读物都带了回家，大多是颜色饱满的印刷品，看起来像是各种游记杂志，一堆西文和拉丁文字看也看不太懂，他随手拨开几下，一本格外艳丽的杂志里冒出了几张纸很眼熟，抽出来果然是自己手写的词谱，居然还真的被他藏得够好……

这家伙藏我的词谱是想偷歌哦~“害我差点拆了你的家”；一边把错误归咎于老友身上，一边把找到的东西叠好揣进口袋；

准备稍微收拾下被自己弄乱的局面，毕竟现在连站得地方都没有了，随手抓起藏了手抄词谱的杂志，仔细的看到每页却瞬间被惊呆了。

几乎没穿几片布料的女生们，摆成各种姿势对着镜头讨好，甚至还有一些镜头对着……

这家伙……这什么鬼东西啊…？

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以后他的脸‘腾’一声升起两朵红云，虽然此刻无人，但他仍像做错事一般立刻丢出手里的东西，然后捂着双眼，站在原地发出懊恼的声音。

怎么回事啦这下惨了……我会不会长针眼……啊啊啊……

庾澄庆正踩着脚嘴巴在那里念念有词，门一瞬间被打来，老友回来了。

……两张惊愕的脸面面相觑。

“你怎么在？”

“你怎么在？”

两人不约而同的发出声音。

王治平在开门之前没想到会想到会有人在他的房间，当然有被吓到，但又不至于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庾澄庆看起来倒真像是被他进来吓了一跳，但这本来就是自己的房间，到底谁才是不速之客啊……

加上房间明显比自己出门时乱很多倍的样子，他无奈的准备对老友再做一遍警告教育。

低头看到自己脚边的杂志，他发现三条黑线在额边垂了下来；

“你翻我宝贝杂志干嘛？”

“蛤？你以为我想看啊”

“那你解释看看为什么它现在在我脚边”

“我找词谱诶，让你收好结果嘞”

“拜托我这样还不算收好哦，这本我自己都舍不得看”

“谁会把词谱夹在这种杂志里，你要不要更离谱一点”

“我就会啊，我还专门放那么上面”

“切，拜托你下次不要这样对我的词谱啦”

“我才要拜托你下次不要翻我家院墙了，看都被你搞乱了”

“本来也没有很整齐好不好！”

两人陷入斗嘴模式，王治平一边数落好友暴殄天物不懂的欣赏“珍品”，一边把掉落的杂志弄整齐再藏好。

确保不会轻易被人发现后，他满意的敲了敲书柜，扭头对好友说：“想看直接说嘛，我可以借给你”

“……谁说想看啦”声音瞬间高八度；

“生什么气，你不要告诉我你没看过哦”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看的，我才不要”

“你到底懂不懂啊……别人想借我都不给勒”台湾都买不到这种的诶~

“我又不稀罕，你们才有问题的喜欢看这种东西”

“我看是你有问题吧？这才是我们大男人的乐趣啊”

“送我都不要，这种东西看了我怕会瞎”

王治平觉得自己随口的玩笑话对方却越说越认真了，他不禁觉得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要不要这么保守呀？他的样子倒像被揩油了似的一脸嫌弃。

这种擦边杂志嘛~认识的臭男生大家常常互相交流，借阅翻看也是常有的事，反正青春期大家都有发泄不完的精力，每次演出结束女孩儿们都会拥上来要躲开都很难，即使大家都是聪明人不会常常越界，但搞团的人嘛对妹没兴趣，那讲出去简直有伤尊严好不好~但放到好友身上，他才发现这些全都变成歪理邪说，怎么说都是铁板一块；平时大家聊到感兴趣的女孩类型，这家伙也会躲在一边猛弹吉他然后怪大家排练不认真，更别说看到他和哪个妹一起出现在聚会中……他开始回忆认识他以后到底见过他聊过几次妹——结果竟然是完全没有。

“不看就不看啦，但拜托不要乱扔，我怕被我妈发现”

“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该不会……难道你看的是影片版的？”

“再鬼扯！”

一个电插排飞过来，他好险蹲下来躲过去被砸头的命运。

……

……

……

“哈林，有没想过你其实不喜欢女生啊！”

就是说嘛，一定是好友取向有问题才对自己的收藏这么嫌弃，他鉴定妹的好眼光人人夸赞，怎么会到他这里就成了臭狗屎啦~

“别废话快来录音！”

【三天后，福茂临时租赁的民房】

说好了帮他录demo，准备了很久终于把临时录音室打理得七七八八，今天终于到了开工日；

平时意见很多叽叽喳喳的主角今天很安静，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意见少的属实有点反常。

张耕宇看着庾澄庆心不在焉的翻弄着手里的乐谱，心下疑惑但又压了下去没有开口。

有事情他反正早晚自己会说，不想说的话关心他反而让他心乱，先忙正事。

基本上都比较顺利，不管心情是高还是低，专业和热爱的加持让初出茅庐的小歌手发挥稳定，一首demo录了接近50个版本，差不多带子不够了张耕宇才决定叫停，狠心掐断小歌手一录音就犯完美症的毛病。

张耕宇戴上耳机开始检查录音带子，身边离开麦克风的人又恢复到一脸心不在焉，手指上把多余插线缠了好几转，不知道要转出个什么究竟。

选了大概五六个效果比较好的版本，吉他的进入和声音的毛边都在，情绪的递进也很好；张耕宇脸上带着满意的的神色想唤小歌手也来听一听，结果叫了两声都没反应，他不得不离开耳机去叫状况外的人。

拍了拍小歌手的肩膀，对方把一张带着一张茫然的脸扭过来，仿佛经历了一场神游天外。

“哈林，过来听一下demo的声效？我觉得很不错”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哈？”

.....

庾澄庆想起那天在王治平家中发生的事，因为被意外的发现打断，那天两人争论了一通以后，一个人得意满满一个人大呼眼瞎了，结果就是没怎么录音就草草结束；

想起那天两人的对话，说是对话，其实主要是好友讲了一些乱七八糟；

“我说真的，我们认识多久了？我会害你？”

“喜不喜欢女生，你可以自己检测一下喽，三大标准：第一，看到漂亮妹会激动，想搭讪或牵手；第二，妹靠近你，会心跳加快，想搂住打kiss甚至进本垒？（啊打我干嘛？）第三，喜欢某个妹，天天就想跟她在一起，做什么事都开心~”

“你喜欢男人的话，我是不在意啦，别喜欢我就好！”

“蛤？”

“我在船上跟一帮臭男人待了一年也还是喜欢女人，你喜欢我的话，只能去出家了，嘿嘿”

“你去死啦！”

.....

“都怪王治平那个家伙，在家里藏一些奇奇怪怪的杂志，还说我对女生没兴趣，又讲了一堆有的没的，全是废话”

“废话就是毒性大，害我都没法集中注意力，怎么甩头也忘不掉。”

“难道我.....真的有问题？”

这几天一直在脑海里回想着老友的穿耳魔音，庾澄庆也用力回溯了自己从国中到艺工队退伍后，符合王治平说的三大标准的状况，真的是一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仅有一次勉强符合的情况是读五专的时候，有一年学生会举办和其他系的联谊舞会，记得有个女孩主动伸手邀请他，同学们在旁边笑他居然让女生主动，他不好意思拒绝，勉强扶着女生的肩膀熬过一首慢板舞曲之后，全程只记得女孩的裙摆在他垂眸下晃动，和自己出汗的手指。

一曲结束，女生找他要电话他结结巴巴半天说忘了记，在同学们的哄笑之下摆摆手逃离了现场，女生的样子他其实记不太清，唯一记得的她停留在原地的身影；

他告诉自己那个女孩很好，但“不是他喜欢的型”，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类型呢？搜刮到自己生命中出现的全部异性，他也没有得到答案，他惊觉自己沉迷在一个小小世界里太久，忘了打探世界外的模样，当同龄人都在探索异性的芳香时，他却只顾得在音乐的世界独舞，但他从来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如果不是王治平这个家伙故意打探，他也不会此刻在烦恼这个所谓的“问题”。

爱好大自然的小男孩喜欢雨后的清新空气，深呼吸就可以带来精神满格的好心情，但他并不会为了满地的蘑菇和落叶而停留；

“我是一个还在路上的rocker，我有音乐就够了。”他给自己打强心针的时候，却又感到有些心虚。

像不小心流连花丛的小蜜蜂，爱情的模样流淌着芳香的气味在若有若无的展示着吸引，虽然瞧不上风花雪月的歌词，但爱情的滋味，说不好奇是假的；无论对异性感不感兴趣，对什么样的异性感兴趣，想到一扇大门可能就此关上，他又不免感到有些可惜。

万一真有那个人呢？我真的就没有喜欢过谁吗？

回到好友说的三大标准，运用自己在工程学方面的可怜经验，他开始了脑内排除法：

第一，看到漂亮妹会激动，想搭讪或牵手；

这条打×，基本、肯定、从来、没有。

第二，妹靠近你，会心跳加快，想搂住打kiss甚至进本垒？

因为没有第一条，这条自动打×，没人敢靠近我。（本垒什么鬼？没有结婚当然不可以做那种事情！）

第三，喜欢某个妹，天天就想跟她在一起，做什么事都开心~

还是打×，没有，我哪有天天跟谁在一起。

.....

.....

.....

等等？天天想跟她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开心？

等等、等等、等等..... 天那~

“我是真的，很有问题！”

.....

.....

.....

张耕宇伸出手指，在他面前转圈圈，转到第6圈时，终于看到他的又大又黑的眼珠子转了两转，像是从催眠状态被唤醒的病人。

张耕宇决定充当他午时一刻的心理医生，小心地组织着措辞：

“哈林，是昨天没睡好吗？隔壁有沙发。”

“张耕宇，如果我有问题怎么办”

“哈？”

“对，我可能...不喜欢女生...”

“哈？谁跟你说了什么？”

“三大标准我全部得零分诶，我惨了”

“什么三大标准，你在讲什么鬼东西啊”他在讲梦话吗？是刚才睁着眼睛做了什么噩梦吗？

“我可能是有喜欢的人，但是.....”

“.....？”

张耕宇在想，我可没准备做你的情感向导，为什么话题会是这个走向？

但喜欢的人？什么时候有的？她是谁？怎么喜欢上的？喜欢多久了？

他有一肚子话想要问眼前懵懵的小歌手，但接下来的对话更加跳脱他的掌控；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很好”

“很好是哪里好？”

“你人很好啊”

“你说小江人也不错，说天健人也很好，我和他们一样好吗？”

“.....不是那个意思啦，你有才华，又懂音乐，又很上进，很努力，我说的好是指这些.....”

“你之前评价我上铺那个毛头也是这样讲，除了你说他唱歌太肉麻，不rock……”

“那不一样啦，你和他们不一样啊”

“就因为我唱的rock哦？”

“不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你唱歌怎么样，是指你整个人”

“那你讲我到底哪里不一样”

张耕宇觉得对方难得这么直白的执着发问，他从来都臭屁顽皮的小男孩，这种像是要拿起手术刀做手术的认真架势，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他，是可爱的。

“你很可爱，你……长得很帅，很特别，你和他们都不一样。”

“……”好像不怎么经夸的样子，白白的脸颊开始慢慢涨红。

“当然我不仅是说外表，你很亮眼是实话，国际学校那场演出，虽然我很不爽你在那边啰嗦，但人群中我第一眼就看到你”

“然后嘞，你还不是摆个臭脸”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说~你脸更臭啊拜托？你个性也很可爱，很认真，但不记仇，跟我一下就很投缘，对吧？”

“切，那还是我的团比较好”

“是啦，你哪里都很好，你的团也好，所以我说你人很好。”

“除了人很好，还有嘞？”

“你要我讲哪个方面？”张耕宇决定见招拆招；

“就是……我还有哪个地方是你……比较喜欢的……”怎么声音越像蚊子一样，几乎听不到他在讲什么。

“喜欢的地方，很多啊~这怎么讲得完”

“你不要骗我啦”

“我怎么会骗你，我都是讲真的”“喜欢你爱笑爱闹嘛，喜欢你弹吉他的样子，喜欢你写的歌……”

“他们都说我脾气难搞，你也喜欢吗”

“哪有！你没有难搞过啦”

“那我不让你睡觉，你又说半夜还要听歌超困的”

“那是真的很困啦，但你愿意让我第一个听，我是开心的啦”

“不是第一个听！是只给你听诶？”

“好啦，那我就更荣幸啦，这证明你很重视我的意见~”“你会愿意让我评价你的作品，我也开心”

看到张耕宇认真的回答，显得自己倒像是在胡搅蛮缠；虽然脑子里形同一罐浆糊，但对方的话还是让他开心异常，谨慎的本性又开始发挥作用，他一定要确认好答案再说。

“那你喜欢的我这个人？还是我的音乐？”

“很难分得清楚诶”

“啊？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你刚才还讲那么多干嘛？”

张耕宇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讲语速放慢，看进他的眼睛里说：

“我是因为对你这个人感兴趣，才开始了解你，靠近你；然后慢慢的被允许进入的你的音乐世界，但之后我被你的音乐打动，我就开始了解你的心情，你的喜好，你的追求，你的诉说；如果你一定要说我说我喜欢哪个，那我是两者都很喜欢，没有办法区分先后度诶。”

“音乐是你的生命，所以我怎么可能只喜欢你不喜欢你的音乐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喜欢你，喜欢你的全部，就像你喜欢音乐本身。”

看着对方凝固的视线，和难以辨认的神情，他确保这段话他听清楚了，但他却不确定他会怎么去处理他顺带吐露出来的情绪，但既然他问了，他只有诚恳的回答下去。

他看到对方眼睛红红，抽了抽鼻子，然后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头轻轻的说：“你不回答也没关系的，我只是随口问问；干嘛这么认真。”

“因为是你，我当然要认真啊。”

“谢谢你喜欢我。”他一向口齿伶俐，这里却只能下意识的说谢谢。

“这种事情，不用谢谢啦，要谢也是谢谢你让我喜欢你啊”多亏自己有良好的表情管理，张耕耘才不至于笑出来。

“你刚才说有喜欢的人了，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张耕宇没有忘，他也是一定要得到答案的人。

“这件事我不想讲了。”

“为什么？这对我很重要。”

“不想讲就是不想讲了，不要问了啦”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你至少也跟我讲一声呀？”

“那你是自己要讲的，反正你不要逼我讲；”

张耕宇哑然失笑，如果这里有一个地洞，这人简直要钻进去筑巢了，明明自己的表白他也有一丝丝感动的，但轮到他自己时又不肯坦诚了，他决定使用一些“行政手段”，反正他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不行，你至少要告诉我你喜欢谁”“我是你的执行制作人，我要知道我的歌手在想什么，万一影响录音进度怎么办呐？”



他坐在他的小歌手面前，膝盖抵着膝盖，握着他的双手，今天他啊~ 必须交待实情；

“别想当逃兵”~ 他对他眨眨眼；

“那我告诉你，你要保密”对方犹犹豫豫的，但好歹态度有些松动；

“我答应你”

“闭上眼睛，你看我，我会紧张”

“果然麻烦”他闭上眼睛，等着耳边的答案出现。

.....

等了半天，对方也没讲什么，如果不是他的手安静的蜷缩在他掌心，他都怀疑他是不是跑掉了~

忍不住要出声催促时，感觉到熟悉的气息靠近耳边，他的血液重新开始流淌；

他竖起耳朵，等待想象中的耳语，等到了个柔腻的、温热的触感印在他的耳侧，有人飞快的吻了他，又飞快的准备逃开。

像一个敏捷的猎手，他一把拉着他的双手把他抱在怀中，被一本乐谱砸中的同时，一句带着薄怒的撒娇飘过来；

“张耕宇，你这个大笨蛋！”

忽视怀里乱七八糟的挣扎，他低头堵住他的嘴。

“这么笨还赚到你，你岂不是更笨？”

这句话，他当然不会跟他讲。

END.

一直觉得光头大老王当年的气势很强，在第一季HSY上，板着脸穿一双高帮硫化鞋坐在鱼鱼身边的样子，好可怕；

后来知道他年轻时的“风流事迹”之后，再加上艾迪亚往事和照片的加持，一个有才貌爱把妹的才子人设浮于眼前；

这么有趣的人跟鱼鱼玩了四十年了，现在还在一起玩，到底能给鱼鱼带来什么东西和能量，感觉真是无法估量；

从考古学说中管中窥豹引申一则，老王异性缘爆棚加上超会把妹这一点，也必然不能浪费，恋爱学分老王能修完通关拿到博士学位，但鱼鱼恐怕连国小都毕不了业；

对比一下，大老王在爱情路上给鱼鱼一些正面or负面的点拨，相当必要。

海上送来乐器行，人生路上有点忙，大老王头发掉光都还在给福茂cp伴奏，谁说不是操碎了心呀？

感谢您，王老师！